

醫 師 生 涯 雜 憶

● 江萬煊（資深醫師、名教授、名作家）

（本文插圖刊第二、一三一頁）

台灣光復回台任教

我於一九四四年（民國三十三年）在日本東京大學醫學部醫科畢業，應聘當了母校東京大學的皮膚科、泌尿器科副手，一九四五年又兼東京逕信病院皮膚泌尿科醫師。時值二次大戰結束，台灣光復。

一九四六年五月我回國之時，台大皮膚科、泌尿器科主任謝有福（台大第一屆）以及陳登科（台大第一屆）、吳萬耀（台大第二屆）、羅慶鈞（台大第二屆）第二附設醫院勤務；傅文龍（醫專）第二附設醫院勤務；翁廷雄（第五屆生）等六人。

杜聰明醫學院長說先輩就有他們六人，不能進皮膚科、泌尿科了，要我做軍醫。我說我一生決定教書，不能進台大只有潛回東京。談一小時無結果，直接和謝有福談一小時，謝說要開教授會議決定，再等一小時，會議決定說：

「江萬煊是皮膚泌尿器科第一代教授高橋信吉的同窗，本來已太多了，但特別准許採用為無給助教」，一九四六年十月升有給助教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我和施明珠小姐結婚，一九五〇年三月生江漢聲時，一個月的薪水僅能購買六磅Lactogen（不是Klith克寧，因克寧比較貴買不到六磅），本來想已畢業當七年了可升講師。但傅斯年當台大校長，引進住院醫師制度，規定臨床醫師往後不當住院醫師不能升講師，一九五〇年九月當第一屆皮膚泌尿器科總住院醫師，被選為總住院醫師代表。

最寶貴的紀念照片

我手裡有一張紀念照片，就是那時的最寶貴相片。中間魏火曜院長、林天賜副院長、黃演燦副院長、楊燕飛主任、魏炳炎主任、謝有福主任等，郭宗波外科總住院醫師、許書劍住院醫師、李卓然婦產科住院醫師都在照片之內。

住院醫師制度開始很嚴格，一星期中祇能回家十二小時，回家時要呈報院長核准。

因此傅斯年校長決定要住院醫師吃得好，伙食費比薪水多！總住院醫師代表天天就為住院醫師的家庭生活和魏火曜院長議論。不

要吃那麼好，分一點錢拿回家作為補助小孩子的奶粉錢，魏火曜院長說不行，傅斯年校長要你們吃得好好。我回答說，那麼要留在台大醫院的人，要是錢家人才能呢？魏院長說「也許」，我詳細觀察魏火曜院長在抽「香蕉」牌香煙，似乎也不是有錢人。

沒有辦法一個月薪水買的六磅奶粉，嬰兒六個月時只能吃三星期，怎麼辦呢？傷透腦筋，最後美國救濟的脫脂奶粉二磅（免費救濟）加一磅Lacogen全乳做三磅過關。我兒江漢聲就是這樣長大的。

通過考試赴美留學

魏火曜院長，被這總住院醫師代表天天給了麻煩，有一天他向我說：「您有機會最好出國學習」，過了半年美援會公費留學生第一屆公開招考，沒有皮膚泌尿科，只有公共衛生，我請魏院長推薦考醫院管理，考上了。

這也就是在一九五一年，我與今總統李登輝、總統府資政高玉樹、許子秋先生等人，一同考取美援會提供資金，農復會舉辦的留學考試，赴美進修一年。

能獲此榮耀，與三十五位優秀同學一同深造，這一難得的機會最應感謝的是魏火曜院長，他促成我的進修機緣，更使我往後的醫學生涯與行政管理搭上線。

考取留美之後，我到美國芝加哥西北大學進修，我特別選讀夜間部，好利用白天的時間去醫院中見習。

一年課程結束後，原本規定要實習一年，但因我早有醫學資歷不需實習，回國後即擔任醫院秘書一職。不久，美援會的顧問夏爾找我商量，他希望我放棄臨床，專事行政工作，美援會為補貼我收入上的損失，原意比照醫院薪水再付一份。

感懷魏火曜理事長

我也很實在地反問：「How long？」我有二個孩子要養，這是很實際的問題，但夏爾不能保證這項補助能有多久，於是我說我不能放棄臨床工作。

他說：

「這實在太可惜了，你是一個很優秀的行政人才。在西北大學進修成績那麼好，不做行政太可惜了。」我回答說：「我學習醫學十幾年，若放棄臨床工作，不是更可惜嗎？」

這也是我在其後二十多年行政工作，擔任臺南醫院院長、和平醫院院長、臺北醫學院附設醫院院長、臺大醫學院副院長等職，終沒有放棄我的臨床醫學。我本來沒有意願從事醫院管理，否則當年進臺大醫院時，杜聰明院長以醫師太多，希望我先做公共衛生時我就不會拒絕了。我因魏火曜院長的一句話，使我當秘書八年、副院長八年，以及接下來的許許多多行政工作。多認識了很多朋友，也幫助了許多需要幫助的善良的朋友，回憶往事，對造福病患，促使醫學進步，在全國捐血協會理事長任上謝世的魏火曜教授不勝感激與懷念。